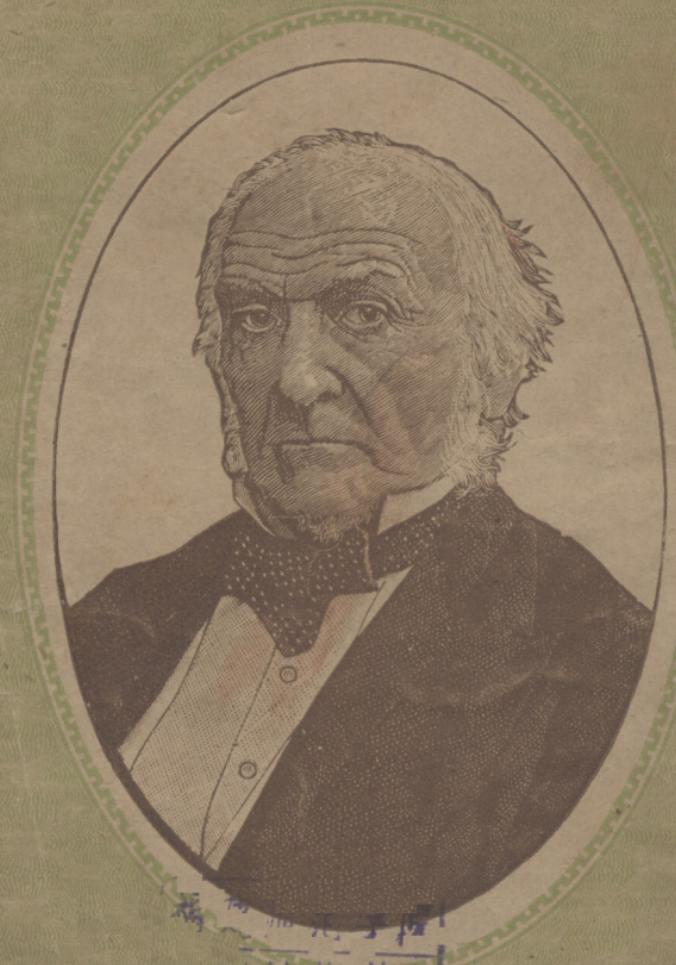


# 少叢年書



荷蘭子爵

頓斯蘭格

頓斯蘭格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幼年時代之格蘭斯頓

(一) 家系 (二) 幼時

第三章 修學時代之格蘭斯頓

(一) 伊頓校 (二) 奧特克大學 (三) 遊歷意大利

第四章 保守主義時代之格蘭斯頓

(一) 選舉法改正案之由來 (二) 選舉準備 (三) 意外之當選  
(四) 國會議員 (五) 保守黨之領袖 (六) 格氏之財政改革

第五章 過渡時代

(一) 宗教及教育之自由 (二) 非穀物條例 (三) 思想之變遷

(四) 捏布爾書翰

第六章 自由主義時代之格蘭斯頓

(三)自由黨內閣之

(二)聯合內閣之大藏大臣 (二)脫黨之先聲

大藏大臣 (四)大宰相 (五)愛爾蘭自治案

## 第七章 格氏之品性

少年書格蘭斯頓

## 第一章 緒論

有一時之政治家。有千古之政治家。乘時藉勢。內以救弊扶偏之術。統馭其民。外以縱橫捭闔之謀。籠絡與國。此一時的政治家之所爲。所謂救時而已。其究也不過以權力勢利奔走天下之士。社會風節或因彼而日至於墮落。後患所存。有非淺人所能見者。

千古之政治家。則不然。其文章從讀書養氣而來。其心期與皋夔稷契相許。不以一日之利而遺百年之害。不以一隅之益而貽全局之憂。當其生時。世人或不之知。且有笑其迂闊。以爲無用者。而至於數年數十年數百年後。乃大奏其功。置國家於苞桑之固。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卓然古大臣之風概。當如是也。

試繙英國政治史中。其最優秀者。果在於何時代耶。非格蘭斯頓爲內閣之時代耶。於政治理財社會宗教殖民諸事。凡百改革。無不成就。遂使英吉利國民。

自治之精神益以發。皇國運。駿。日進。而未有已。國之有人。邦家之慶。英吉利之所以得有今日者。蓋有由矣。

然而格氏之所以能有此者。非有他術。亦誠而已矣。彼之對於社會。則以鼓舞人心爲務。對於議院。則不用籠絡運動之術。於私交。於家庭。一動一靜。無不本於正心誠意之學。而所行悉軌乎義理。蓋以一身爲正義殉者。以一身爲正義殉。故其生也爲正義。而生其死也爲正義。而死。其他何者爲名譽。何者爲利益。何者爲功業。何者爲權謀。皆無容心焉。不獨無容心而已。彼直不欲知之也。於是俯仰天地。無一而不自寬。顧盼身世。無一而不自得以洋洋灑灑之天眞。行磊磊落落之事業。其心胸何等。其氣象何等乎。古來聖賢仙佛。其胸中無不有一段樂意。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觀於格氏而益信也。

格氏一生功業。言之不盡。要其得力處。可一言以蔽之。曰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其在保守黨時。然其入自由黨時。亦莫不然。彼之所以能是。亦從極平易處。下手於心所不安者。雖小而不爲。於心之所安者。雖微而必踐。今日行一事。

明日行一事。久之自然成性。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久之自然貫通。一物者。分子之積也。小德者。百行之萃也。故欲學格蘭斯頓者。不可視之過易。亦不必視之過難。如此可以爲格蘭斯頓矣。

抑吾猶有爲少年告者。則以格蘭斯頓之爲人最足爲學生模範也。去古日遠。世風日下。而學校之間。常爲社會所則效。故敢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而直揭少年之短處如下。

一則傲然自大。心醉自由平等之說。而目中不識有師長之尊。一則妄議學堂教授管理之不合。時起爲難。一則各立黨派。遇事生風。恃衆以爲要挾。學堂之風潮者。大率不外此矣。而觀於格蘭斯頓。始在伊頓校時。謹守嚴規。不敢有所犯。伊頓校學科。以不完全稱。格氏自修數學。以補其缺。後在奧特克大學。復能謹飭言行。以一身爲全校模範。自格氏入大學。而大學學風爲之一振。此數者。皆今日學生之模範也。

故今學生諸君。當知彼格蘭斯頓之所以能成爲格蘭斯頓者。非偶然也。蓋其

始也必能服學校之嚴規。而後乃能爲國家立法。必能謹飭言行。以一身爲全學校之則。而後乃能立於廟堂之上。以大宰相之品格風示全國國民。且格氏生平之尤足舉以爲法者。則力守正義。不肯以詭祕之手段運動籠絡其黨人是也。蓋運動選舉爲今日立憲國之陋習。吾國今日民主之治。屬幼稚時代。吾儕國民務宜培植人格。日以正義維持其心。師格氏之行。而後乃足以爲公民也。

## 第二章 幼年時代之格蘭斯頓

### (二) 家系

格蘭斯頓氏者。英之望族也。系出於蘇格蘭。其先居里巴頓地。數傳後。有一支族徙居拉那克郡。以格禮斯登爲氏。英字格禮訓蒼鷹。斯登訓岩石。拉那克郡多岩石。蒼鷹常巢之。遂以爲氏。是爲今代格蘭斯頓之祖。十三世紀時。格氏家有哈巴託者。曾仕於英。遂列士族。其後漸陵替。賣其領地。居比特卡市。爲麥商。因改稱其代曰格蘭斯頓云。

更數傳後。有託麻斯者。移寓禮伊斯。以販賣米穀爲業。有子女十二人。長子曰章。隨父赴里巴布爾港經營商業。穀商克里商會主人。一見而奇之。勸託麻斯移家里巴布爾助己營業。章慧敏見商機屢億輒中。主人遂使章爲其商會組合員。於是章之名聞於倫敦商界。

其後商會解散。章獨繼其業。與俄羅斯印度通商。千八百十四年。英國與吾國通市。章所經營商業。獨先於他商。於是里巴布爾地稱豪商者。以章爲最矣。顧章雖爲商人。而性情慷慨。



蘇格蘭風景

於社會事多所盡力。屢被舉爲下院議員。又以商業政策有功於時。里巴布爾公民共製頌表贈之。朝廷亦敍章男爵。以褒其功。章以千八百五十一年歿。年八十七歲。嗚乎。是卽英國近代英雄格蘭斯頓之父也。



拿 章所娶結髮妻。無子歿。又續娶。舉四男二女。格蘭斯頓其季也。拿名威里亞。母生於千八百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方是時。拿破崙一世用兵於歐洲。歐洲諸國咸受其蹂躪。商業不通。而英國國政尤紊。亂國會皆以賄行。於是革命之說大起。人心洶洶。行將及亂。章始持自由主義。至是見國家失其秩序。不可終日。乃

投身於保守

蘭斯頓師之。

格蘭斯頓父。

優美故其母  
道理無所假  
論事之鉅細  
矜式故人稱  
其可忽乎哉。

(二)

格蘭斯頓既

古屋爾有考

偕母至其地

語彼以簡留

與彼立於溝塍間。觀農夫植馬鈴薯。格蘭斯頓因詳問農夫植馬鈴薯。何以每植一株。必有距離之度乎。余告以故。格蘭斯頓乃就懷中取小簿記余所言。實彼欲以余所言供其參攷。若有更新之論者。則將以之破余說也。

古拉哈姆又語人曰。格蘭斯頓不喜游戲。每里中兒童相聚爲戲時。彼輒引身避之。暇時常出所攜書籍觀覽。其所購小冊書至多。讀之至忘寢食。格蘭斯頓幼時雖受家庭教育。而得益友之力亦不少。布里布爾多名人傑士。天若生之。以玉成格蘭斯頓者。如羅斯考以慈善家聞。克布遜以雕刻著。李家斯以高行著。奚曼士夫人以工詩名。皆與格蘭斯頓相友善。加以社會之風潮激蕩之時。局之變遷。左右之學校之修養。進步之因。以養成格蘭斯頓大人物之資格焉。

### 批評

讀傳記與歷史同。讀史而欲求社會事實之因果。不可不求諸社會之起原。及其變遷之狀態。讀傳記而欲求個人行狀之因果者。不可不求諸個

人之趣

幸勿厭

族主義。

族影響。

其敝者。

求知心

爲是非

賢豪傑。

吾未有。

離之故。

讀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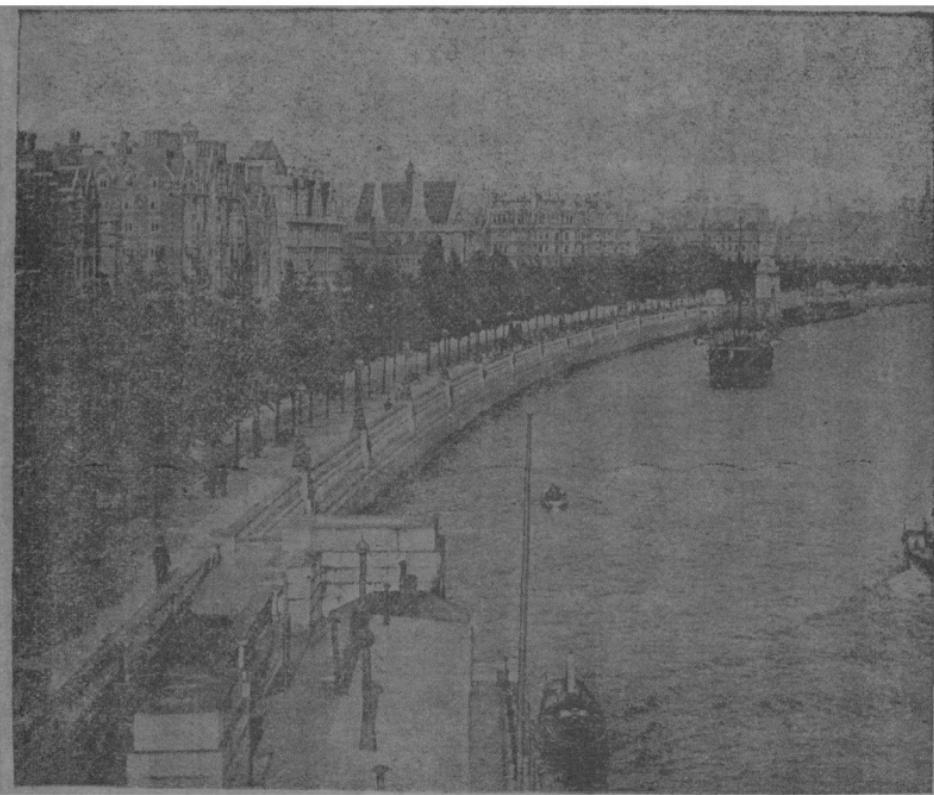
第三

(二)

格蘭氏

格氏幼時。以羅遜爲師。十三歲入伊頓校。伊頓校在泰晤士河畔。深林夾道。喬木參天。境極幽靜。格氏去里巴布爾商埠。至此讀書。至其暮年。猶追憶之不能忘。格氏居伊頓校時。嘗以小刀鏽己名於寢室。至今其字跡尙留於壁間也。

伊頓校組織頗不完全。學科常偏重一面。體育不講。智育亦未完。顧其校中規則極嚴。學生雖達丁年。有



泰晤士河畔風景

過失不少假借。生徒服教足爲他校之冠。在伊頓校畢業而入大學者其數雖不多而成績皆居優等爲他校所不及。其時校中功課惟希臘拉丁古文辭及地理書。格氏自修數學以補其缺。讀古文辭能通其意。每遇荷馬（希臘詩人）及希臘聖書中艱深之句。教師輒呼格氏解之。

格氏人品極方正敬虔畏禮法守秩序性剛毅潔白富於慈愛。伊頓之俗每節日常以追逐家豚爲笑樂。格氏見之不以爲然。人嘲其迂而格氏卒不肯隨俗爲逐豚之戲。

格氏舉止端重不喜遊戲。暇時但喜蕩舟。嘗自購一小艇。星期假日則放舟水上。容與中流意甚得也。又時爲徒步之戲。暇時常與友人散步學校旁近地。其所交如爾伊斯（後爲大藏大臣）金古斯禮（苦里米亞戰爭之著者）哈拉母（當時伊頓校之第一流人）等。後皆爲當世知名之士。

格氏在伊頓校成績無以優於人。而所得頗不淺。其時學校雖禁生徒爲政論。然大陸學說輸入。學生往往相聚討論其說。於是謀設立伊頓討論會。發行伊

頓雜誌。格氏年十七始入會。嘗討論貧民教育之間題。爲衆所稱。在會時。或紹介新會員。或議課違反規則者以罰金。或發議刊行新聞。其立論大率揚貴族政治。貶抑民政。因獲交甘寧古氏。受其感化。於是持保守主義益堅。自由黨漢布登格氏常以狂人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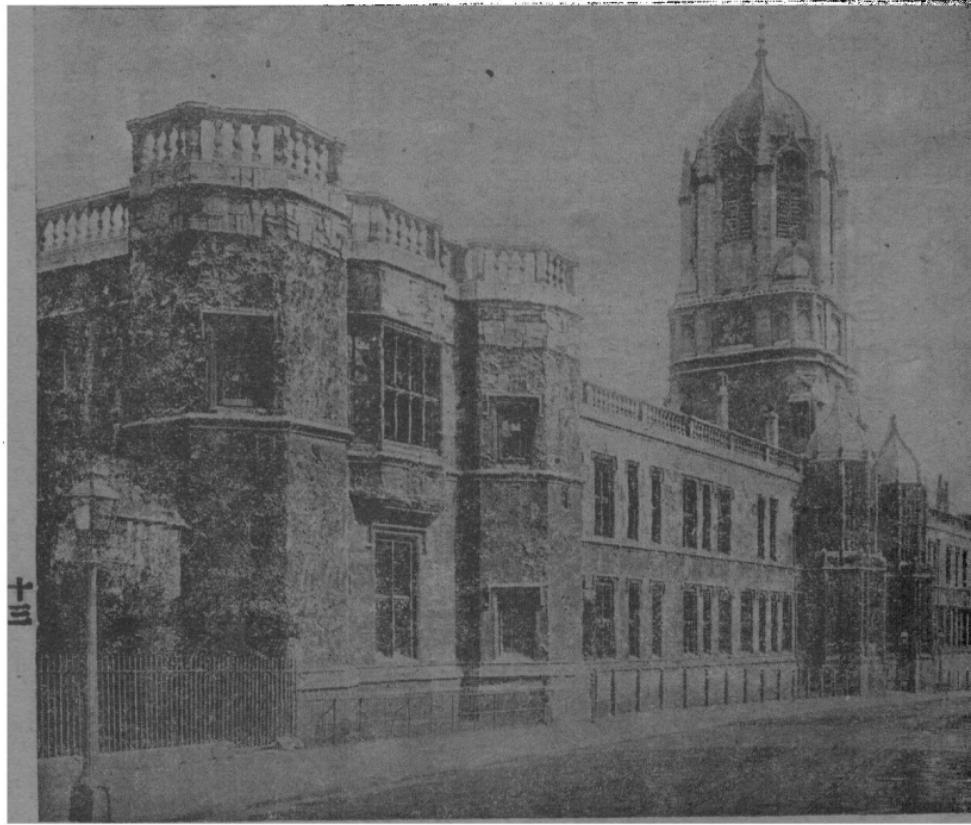
伊頓雜誌發行事。在氏十九歲時。始於六月至十二月。格氏去。而雜誌遂歇業。是時氏之文章詩歌。已爲人所稱。伊頓雜誌中輒。遂自任編輯。繼續其事。曾撰亡靈歌。雄辯論。皆噴噴有聲於時。又爲古今英才比較論。及弔甘寧古文。皆真摯可喜之作。

方格氏未去學校時。多伊爾哈拉母二人。已辭雜誌編輯之事。格氏獨任之。多伊爾父讀格氏文章。語多伊爾曰。格蘭斯頓編輯雜誌。非爲較汝與哈拉母爲優。然觀其文中氣力。足以知其才。此少年將來。殆必錚錚見頭角者也。哈拉母亦曰。吾人運命。雖不可知。而格蘭斯頓。固已苞濃豔馥郁之花。而待開於將來矣。其爲人所引重如此。

(二) 奧特克大學

千八百二十七年十二月。

格氏去伊頓校。從師補習諸學科。凡六月翌年乃入奧特克大學爲學生。氏之將入校也。人有叩氏所志者曰。君他日欲執何業。氏曰。余欲爲政治家。人曰。君修神學而欲爲政治家。殆南轍而北其轍者歟。君曷爲不修法律之學。試觀今之國會議員皆半出於修法律者也。氏微笑應之曰。



足下奈何亦爲此言。政治家固多習法律者。然獨至大政治家則出自法律者殊鮮。蓋大政治家心中須臾不可離者。正義公道之念也。敬虔博愛之情也。余既從事學問。得少許知識矣。今將研治神學。以期大成耳。烏乎。氏之持論如此。蓋偉人所見不同於流俗矣。

時奧特克大學。生徒甚盛。與氏同學者。如特叨（後爲大僧正）曼寧古（後來天主教中最宣力者）哈亞巴託（與格氏同黨）羅保爾託（第二議院改革倡議者）等。皆一時之彥。氏常與數子共切磋。所得不淺。在大學中謹飭言行。以一身爲全校生徒模範。故自格氏入奧特克大學後。奧特克大學風尚爲之一振。

大學科目中。神學古典科稱最難。格氏以艱苦之志。悉力攻治。更以餘暇修數學。氏性喜剖析事物。故無論所習何科。皆能披其窽竅。時大學中稱爲碩學高德之士者。皆浸染羅馬古風。務維持舊習。與自由主義反對。蓋彼謂教會與王位。自天所命。合一而不可離者也。格氏浸潤其說。於是保守主義。益復牢不可